

2024 年美国大选与乌克兰危机的走向^[1]

张文宗 师冠男

【内容提要】延宕两年多的乌克兰危机以及是否应该继续军援乌克兰，是美国两党在 2024 年总统大选中辩论和斗争的重要议题之一。拜登政府与两党建制派支持继续援乌，而以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民粹派则加以反对，国会众议长迈克·约翰逊最初反对继续援乌，但在国内外压力下转而支持了拜登政府，使得美国援乌政策得以延续。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美国两党围绕大选的政治斗争、美国民意在援乌问题上的分裂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相关的政策分歧和辩论。由于美国在欧洲安全架构和大国政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大选结果将对乌克兰危机和世界地缘政治走向产生直接影响。但不管何人胜选，美国、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俄乌就领土划分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不大。未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经济联系中断、对抗敌意难消、低烈度的代理人战争时断时续的新冷战状态可能将持续下去。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美国大选 军事援助 拜登政府 特朗普

【作者简介】张文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师冠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2-0001-22

[1] 本文系 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政治生态变化和两党对华政策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2AGJ01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西方支持的乌克兰兵戎相见，惨烈厮杀。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已导致俄乌双方数十万军人伤亡、数百万乌克兰人沦为难民，并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协调北约盟友对乌克兰提供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全面增强了乌军的作战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冲突的进程，也一度将世界推向核战争和大国直接冲突的边缘。俄罗斯与乌克兰经过两年多的鏖战，陷入了某种形式的战场拉锯和战略僵局，任何一方想要通过大规模攻势彻底击败对方并实现其战略目标，已变得相当困难。

俄乌战场胶着之际，2024年美国大选选情也出现胶着。作为影响乌克兰危机走向的重要因素，美国的援乌政策成为两党辩论的焦点之一。拜登政府和两党建制派坚持军援乌克兰，而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民粹派议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等政客则反对继续援乌。最终，在两党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拜登和两党建制派成功推动了新一轮援乌法案，这将导致俄乌冲突继续延烧。但共和党民粹派的力量并没有消失，美国大选结果将直接决定美国对乌克兰和俄罗斯政策的长期走向。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对中国把握俄乌战局、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演进态势，并未雨绸缪地制定应对预案，都有所助益。

一、美国国内围绕援乌政策的辩论和斗争

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政治极化现象依然严重，两党恶斗程度令人惊骇。经过党内初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次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此次大选将再度上演2020年大选拜登与特朗普激烈对决的场景。这次大选不仅将是美国现任总统和前总统的一次对决，也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特朗普的诉讼案、美国经济、非法移民、堕胎等议题展开的一次重大较量，更是美国在“两种哲学、两条道路、

两个前途”面前的一次重要抉择。

就外交议题而言，2023 年 10 月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对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回应、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国内同情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等问题关注度全面上升。虽然美国国内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但由于俄乌冲突的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以及美国的深度介入，美国的相关政策成为美国大选辩论的重要内容。对美国两党政客而言，乌克兰危机的走向及其解决途径已成为他们必须严肃对待并提出明确对策的紧迫议题。拜登政府已明确表示北约不会直接介入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因而美国影响乌克兰危机的主要方式仍是联合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于是，围绕美国是否应继续援乌，大选中的美国各种政治势力纷纷“选边站队”，按其立场大致可分为“援助派”和“停援派”，具体而言：

首先，拜登政府主张继续军援乌克兰以助其打败俄罗斯，并推动国会继续拨款。从 2022 年 2 月冲突爆发至 2023 年底，在拜登政府推动下，美国国会就援乌共拨款 1130 亿美元，其中军援超过 470 亿美元。^[1]军援项目既包括枪械、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等轻型装备，也包括火炮、主战坦克、步兵战车、火箭炮和防空系统等重型装备和弹药，以及以北约名义提供的情报支持、人员培训和作战指导等。关于援乌的时限，拜登政府曾表示“需要援助多久就援助多久”。由于国会掌握着美国政府的“钱袋子”，白宫对乌军援的资金都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2023 年下半年以来，面对乌克兰军队反攻不力以及美国援乌资金的即将告罄，拜登多次宣示“挺乌遏俄”政策并向国会施压，要求后者继续拨款。拜登声称，美国及其盟友的最终目标是帮助乌军“收复克里米亚”，并把俄军“赶出乌克兰所有领土”，以及要求俄罗斯“为战争支付赔偿”。为此，早在 2023 年 8 月，白宫就向国会递交继续援乌的拨款提案。当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拜登利用

[1]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January 3, 2024,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040>.

美国两党和府会主流都支持以色列的政治气氛，提出了包含对以色列、乌克兰、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揽子安全援助计划，并加入了强化美墨边境安全的内容，试图与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进行政治交易，推动国会批准打包后的援乌议案。^[1]但共和党民粹派议员坚持将美墨边境议题与援乌议题相挂钩，拖延对拨款议案的表决，提出的放行条件是拜登政府“必须首先加强美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以应对非法移民的挑战”。2023年底，拜登为强调援助的紧迫性不惜危言耸听，声称如果军援再不到位，“普京就会控制乌克兰，从长期看还可能攻击北约国家，而美国对北约国家负有防卫义务，这意味着美俄将兵戎相见”；美国“决不能坐视普京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不符合我们压倒性的国家利益和所有盟友的国际利益”，并攻击阻挠议案的“极端共和党人”——拿美墨边境安全问题、移民政策与民主党做交易——“这是在拿国家安全开玩笑”。^[2]拜登还将援乌问题上升到“民主对抗极权”的高度，声称“乌克兰的自由岌岌可危，如果我们不阻止普京，它将危及几乎所有地方每个人的自由”。^[3]

其次，2024年大选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彭斯和黑莉支持继续援乌，而特朗普和其他民粹派参选人则予以反对。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妮基·黑莉（Nikki

[1] 2023年10月，拜登政府提出的一揽子援助计划金额高达1050亿美元，其中对乌军援为400多亿美元。参见Tami Luhby, “US aid to Israel and Ukraine: Here’s what’s in the \$105 billion national security package Biden requested,” <https://edition.cnn.com/2023/10/20/politics/us-israel-ukraine-aid-package/index.html>。

[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Urging Congress to Pass His National Security Supplemental Request, Including Funding to Support Ukraine,” December 6,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12/06/remarks-by-president-biden-urging-congress-to-pass-his-national-security-supplemental-request-including-funding-to-support-ukraine/>。

[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Zelenskyy of Ukraine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December 13,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12/13/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esident-zelenskyy-of-ukraine-in-joint-press-conference-2/>。

2024 年美国大选与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Haley) 属于共和党建制派, 在共和党初选中曾展现出比拜登更强硬的“援乌抗俄”立场。2023 年 6 月, 宣布参选的彭斯批评拜登在对乌军援上“表现迟缓”, 声称美国应继续“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其一切所需”, 以便他们能“反击并击败俄罗斯的侵略”“恢复领土完整”。当月, 彭斯还访问乌克兰以示支持, 成为第一位在竞选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1]黑莉则将援乌问题与美国对中俄的威慑论调相结合, 妄称“如果乌克兰战败, 俄罗斯接下来会进攻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一触即发”, “美国需要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和弹药以助其获胜, 只有这样才能震慑中国对台湾(的野心)”。^[2]尽管彭斯、黑莉二人都已退出党内初选, 但他们的主张在共和党内仍具有一定影响力。

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民粹派参选人则反对继续援乌。特朗普在宣布参选之初就表示, 军事援乌“已经耗尽了美国弹药库”, 如果再次当选总统将致电普京和泽连斯基, “我们会在 24 小时内达成协议”; 此后还表示为实现停火, “乌克兰可以让出一些倾向于加入俄罗斯的俄语区以保住国家”。^[3]2024 年 1 月已经先后宣布退选并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参选人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 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 与特朗普立场一致。拉马斯瓦米表示“美国帮助乌克兰已经够多了”, 乌克兰应该对俄罗斯做出“重大让步以结束冲突”。^[4]德桑蒂斯则声称, 俄乌冲

[1] Marianne LeVine, “Mike Pence makes surprise trip to Ukrain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9,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3/06/29/pence-ukraine-zelensky/>.

[2] Julia Manchester, “Haley warns Ukraine loss could lead to ‘a world war,’” *the Hill*, June 4, 2023, <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4034143-haley-warns-ukraine-loss-could-lead-to-a-world-war/>.

[3] Julia Mueller, “Trump says he would solve the war in Ukraine in 24 hours if reelected,” *the Hill*, March 28, 2023, <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3921574-trump-says-he-would-solve-war-in-ukraine-in-24-hours-if-reelected/>; “Trump suggests Ukraine should give areas where people speak Russian,”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October 7, 2023, <https://tass.com/world/1686329>.

[4] “Watch: Trump Says as President He’d Settle Ukraine War Within 24 Hou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1, 2023, <https://www.wsj.com/video/watch-trump-says-as-president-hed-settle-ukraine-war-within-24-hours/0BCA9F18-D3BF-43DA-9220-C13587EAEDF2>.

突“不关乎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应继续卷入乌克兰的战争”^[1]；俄乌的长期冲突“最终对中国有利，因为这将分散美国的注意力，耗尽已经在减少的西方武器和弹药储备”；美国需要聚焦于所谓“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2]

再次，国会参众两院的建制派议员支持援乌，而共和党民粹派议员则持反对立场。^[3]在众议院受阻后，拜登援助乌克兰的议案在2024年初首先得到参议院两党建制派的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声称，美国“需要同时应对乌克兰、以色列、台湾和美墨边境这四个挑战，需要同时为应对这些挑战拨款”。舒默还抨击众议院共和党民粹派议员抛出的加强边境安全的计划“过于极端，没有达成跨党派共识的诚意”。^[4]2024年2月13日，在白宫和参议院两党领袖的推动下，参议院以70票赞成、29票反对、1人未投票的结果通过了总额为953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其中包含60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5]这次表决中，投赞成票的包括46名民主党参议员、22名共和党参议员和2名亲民主党的独立派议员。在两党围绕大选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党鞭约翰·图恩（John Thune）、

[1] Jonathan Swan and Maggie Haberman, “Ron DeSantis Says Protecting Ukraine Is Not a Key U.S. Interes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3/13/us/politics/ron-desantis-ukraine-tucker-carlson.html>.

[2] Nicholas Nehamas, “DeSantis Says He Will ‘Reorient’ U.S. Foreign Policy to Counter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0/27/us/politics/desantis-ukraine-china.html>.

[3] 实际上，与共和党内就援乌存在分歧一样，民主党内也存在分歧。左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人一直警告称，不要让美国过多卷入战争；2022年底，30名众议院民主党人联名致信拜登，呼吁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以结束俄乌冲突，但相关主张并未引起重视，政治影响也不大。

[4] Patricia Zengerle, “US Senate Republicans block Ukraine, Israel aid bill over border dispute,” Reuters, December 6,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us-senate-sets-test-vote-ukraine-aid-despite-republican-opposition-2023-12-06/>.

[5] Patricia Zengerle, “What’s in US Senate’s \$95 billion aid bill to Ukraine, Israel and Taiwan?” Reuters, February 13,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what-is-us-congress-9534-billion-security-aid-bill-2024-02-12/>.

2024 年美国大选与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共和政策委员会主席乔尼·恩施特 (Johnny Enthalt)，以及参议院外交、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对拜登援助乌克兰、遏制俄罗斯并扩大北约的政策表示了支持。投反对票的有汤姆·科顿 (Tom Cotton)、乔什·霍利 (Josh Hawley)、特德·克鲁兹 (Ted Cruz)、J.D. 万斯 (James David Vance) 等 26 名共和党参议员，其中大部分属于共和党民粹派。^[1]

众议院共和党议长迈克·约翰逊 (Mike Johnson) 一度 and 该院共和党民粹派议员一起反对继续援乌，使拜登的援乌计划在众议院遇到阻力。“自由党团” (Freedom Caucus) 是众议院激进右翼议员组成的团体，持有鲜明的右翼民粹主义立场，其主张削减预算，全面加强美国南部边境安全，坚决反对非法移民，既是众议院反对继续援乌的主力，也是特朗普在国会的忠实拥趸。2022 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在第 118 届国会夺回了众议院控制权，不过仅比民主党多 10 个席位。“自由党团”的 40 多名议员利用两党在众议院力量对比十分接近的现实，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通过策略性行动对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层施加了巨大影响。他们不仅极大限制了时任众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的权力，还在借故推动罢免麦卡锡后，将经常支持“自由党团”的迈克·约翰逊推上了众议长的位置。担任“自由党团”主席的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 (Scott Perry)、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 (Jim Jordan)、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 (Matt Gaetz) 等人均明确表示，援乌“并非美国的当务之急，美国的资金应优先用于政府开支”。^[2]

众议长约翰逊一度质疑乌克兰最终胜利的前景，多次声称拜登政府和

[1] Carl Hulse, “Here Are the Republicans Who Broke With Their Party to Back Ukraine Aid,”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2/12/us/politics/republican-defectors-ukraine-aid.html>.

[2] 马特·盖茨还声称，在美国国内面临更大的问题时，陷入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美国正处于衰退状态，如果我们继续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境外战争，情况将会恶化”，“参战方的所有外部援助都要暂停，所有参战方需要立即达成和平协议”。参见《美媒：拜登“挺乌抗俄”加剧美国内厌战情绪》，参考消息网，2023 年 2 月 23 日，<https://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cbfe52cccf2149cfbf42400804a75f1a/1/2023-02-23%2011:26?childrenAlias=undefined>。

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缺乏一个“致胜战略”，声称“即便美国继续花钱支持乌克兰也无法击败俄罗斯”，并利用众议长的权力阻挠和拖延拜登政府的援乌计划。拜登政府则不断向约翰逊施压，国安顾问沙利文、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欧洲期间，还发动盟友对美国国会做工作。随着俄军攻势的加强、乌克兰窘境的加剧，以及欧洲国家要求援乌的压力上升，约翰逊最终转变立场，开始支持拜登政府的援乌议案。4月20日，约翰逊将2月参议院通过的总额为953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拨款法案”拆分为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印太地区的三项议案以及“21世纪以实力求和平”议案，并安排其在众议院分别表决。^[1]其中，援乌608亿美元的议案以311票对112票获得通过^[2]，210名民主党议员和101名共和党议员对此投了支持票，包括约翰逊本人，而112名共和党议员则投了反对票。投反对票的共和党议员，相当一部分属于共和党民粹派。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等民粹派议员不满约翰逊的“背叛”行为，呼吁其辞职并威胁将推动罢免动议。《纽约时报》称，这个投票结果表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以及反对援乌的态度，在共和党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分歧，共和党并没有完全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对于众议院的投票行为，竞选中的特朗普选择了低调处理，并没有通过公开声明等方式要求共和党议员投票反对援乌议案。^[3]4月23日，参议院将众议院通过的四项议案重新合并为“国家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并以79票支持、1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次日拜登签署该法案，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也因此得以维持。与2月份相比，反对对乌援助的参议员减少了11人。拜登感谢

[1] “21世纪以实力求和平”(H.R.8038)议案包含对俄罗斯、伊朗进行制裁，以及要求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限期剥离其对Tiktok在美国控制权的内容。参见“H.R.8038: 21st Century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BILLS-118hr8038ih/pdf/BILLS-118hr8038ih.pdf>。

[2] “H.R. 8035: Ukraine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 2024,”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8/hr8035/text>。

[3] Jonathan Weisman and Michael Gold, “Ukraine Aid Divides Republicans, After Trump Tones Down His Resistanc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4/20/us/politics/trump-ukraine-house-vote.html>。

了两党议员的“跨党派”支持，并暗示共和党民粹派受到了孤立。^[1]

二、美国国内援乌政策分歧加剧的原因

作为一个政治和社会层面都非常多元化的国家，美国国内的政策辩论是常态。美国政坛就援乌问题出现的“援助派”和“停援派”争论是美国党派政治的反映，是不同的外交理念、政策主张、战略思维、利益诉求相互碰撞的结果。不过，围绕援乌政策的分歧和辩论，表明美国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确实出现了问题。如果乌克兰在美西方支持下在战场上势如破竹，这种辩论大概率不会存在，或者至少激烈程度会低得多。正是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和 2024 年大选的共同作用，才使双方的矛盾凸显出来。

（一）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国的政策困境

乌克兰危机两年有余，迄今大致经历了俄罗斯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乌克兰在西方支持下夺回哈尔科夫州和赫尔松州部分地区、乌克兰旨在“突破到亚速海岸”的反攻失败及当前俄军的反攻等几个阶段。从 2023 年下半年到 2024 年初，俄军重新占据地面战场的主动，占领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巴赫穆特、马林卡、阿夫杰耶夫卡等中小城镇。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背后，尽管各方在对战损的评估中不乏信息战与心理战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24 年 3 月美国防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声称，开战以来俄军伤亡超过 31 万，20 多艘大型舰艇被毁，经济损失超过 1 万亿美元。而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战况，乌军伤亡超过 40 万，坦克和装甲车损失超过 1 万辆。双方进入到以阵地战、消耗战、拉锯战为特征的僵持阶段，在长达 1000 多公里的战线上激烈交火，但易手的土地不多，攻城略地变得非常困难。俄军在 2022 年危机爆发初期占领了乌克兰 22% 的

[1]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Passage of H.R. 815, the National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ril 24,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4/04/2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passage-of-h-r-815-the-national-security-supplemental/>.

领土，当年年底大退却后顶住了乌军的反攻，仍控制着乌约 18% 的土地。^[1]

从战术层面看，俄军尽管在空中占据绝对优势并通过导弹、战机、无人机不断打击对手的后方，但在地面战场也更加注重防御，通过“壕沟战”“地雷战”巩固防线。俄军自 2023 年春季以来便在乌东部和南部投入大量兵力构筑防线，包括挖下数百公里长的战壕，埋设大量反车辆地雷和反步兵地雷，并在地面布满龙牙。这些装置不仅部署在整个前线，而且有 500 米纵深。^[2] 俄军还对防御带形成了炮火覆盖，对进攻的乌军造成重创。同样，俄军的进攻也在乌军日益坚固的防线面前进展缓慢、人员损失惨重，双方均难以快速实现大纵深突破。

从战略层面看，西方支持下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在战争资源和总体实力上展开了比拼，冲突的长期化是俄乌在各自优劣势下“战略抗衡”的结果。冲突爆发前，乌克兰的人口数量仅为俄罗斯的 1/3，经济总量也仅占俄的 1/10，军事力量同样无法与俄抗衡。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经济民生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加速流失、兵员严重不足。无节制的征兵引发民众厌战、反战情绪，逃避兵役问题严重，乌民众的爱国激情降温，长期战争的负面后果已经显现。

乌克兰前期的成功防御和阶段性反攻，主要依赖于美西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这种援助规模仅可以维持其与俄罗斯打消耗战，却难以在短期内帮助其实现“彻底赶走俄军”的目标。除了美国，欧盟是对乌克兰援助最多的集团：截止 2023 年底，欧盟对乌援助超过 850 亿欧元，其中军援超过 270 亿欧元，德国、法国、波兰等欧盟成员国亦都各有所出。^[3] 由于冲

[1] Michael E. O'Hanlon, "Ukraine Index: Tracking developments in the Ukraine war,"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2, 2024,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ukraine-index-tracking-developments-in-the-ukraine-war/>.

[2] Seth G. Jones, "Ukraine's Offensive Operations: Shifting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CSIS, June 9,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kraines-offensive-operations-shifting-offense-defense-balance>.

[3]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ssistance to Ukraine," March 20, 2024, https://eu-solidarity-ukraine.ec.europa.eu/eu-assistance-ukraine_en.

2024 年美国大选与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突对军事装备和弹药的消耗惊人，西方现有的援助水平无法满足乌军需求。除非西方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大幅增加军工生产以及持续对乌援助，否则乌克兰无法获胜。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遭受重大损失后及时调整，展现出进行长期战争的韧性。在政治上，俄罗斯虽然经历了瓦格纳事件，其国内亦有小规模反战示威，但政局相对稳定。俄总统普京在 2024 年 3 月的大选中再次高票当选，显示了他在俄国内强大的民意支持基础，以及俄精英对现有权力结构的维护和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坚持。在经济上，俄罗斯经受了美西方上万项制裁，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受到很大影响，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卢布贬值、通胀高企等问题，但由于石油、天然气、化肥和粮食等主要出口产品价格处于高位，俄财政状况基本稳定。^[1]目前，俄罗斯已进入战争经济模式，兵工厂生产重新升级，所有工业产能都将助力国防工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俄工业的复苏。在此基础上，普京政府批准了 2024 年军费支出同比大涨 70% 的预算，展现出进行长期战争的意图和能力。^[2]

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均为世界上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各方都拥有巨量的可用于战争的资源。美西方无法帮助乌克兰“速胜”，同样俄罗斯也无法击败乌克兰而“速胜”，冲突的长期化趋势明显。美国深度卷入这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并不断提供军事援助、耗费自己的资源，必然会在内部催生分歧。

（二）美国大选带来的政治压力加剧了政策辩论

冷战结束后，美国两党的战略目标是通过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持续推动北约东扩，将包括乌克兰这一“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在内的中东欧国家

[1] 张建等：《2023 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载《和平与发展》2024 年第 1 期，第 26—30 页。

[2] 《俄准备大幅增加 2024 年财政预算》，环球网，2023 年 10 月 23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F3AWTBOM00>；Julian Cooper, “Another Budget For a Country at War: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Russia’s Federal Budget For 2024 and Beyond,” SIPRI, December 2023,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3-12/sipriinsights_2312_11_russian_milex_for_2024_0.pdf.

逐步纳入西方战略轨道和势力范围。乌克兰危机是美西方与俄罗斯争夺乌克兰的竞争白热化并最终失控的反映，从另外一个层面看，这也表明美国政策的挫败。

美国大选中的两党竞争既是权力之争，也是叙事之争。由于美国政治极化严重，拜登和特朗普的斗争极为尖锐，两党主流势必就美国面临的这个重大外交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案。

拜登政府认为美国从这场冲突中收获了巨大的战略利益——通过盟友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不仅强化了北约和亚太盟友体系，还从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全面削弱了俄罗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维，拜登政府构建了一套“美国必赢”的话语体系。拜登政府声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遭遇了“战略失败”^[1]，美欧帮助乌击退俄罗斯后，可以动员更多国家参与乌战后重建，这将为乌最终加入欧盟和北约铺平道路。^[2]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一旦乌克兰失败，不仅俄罗斯可能控制该国，追随美国的盟友也可能寻求与俄改善关系，美国的“领导地位”、拜登援乌政策的合法性及其竞选连任都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美联社指出，拜登一直声称要在全球重建美国的“可信度”，而如果美国国会不能通过对乌克兰新的援助法案，那么美国的所谓“可信度”就会演变为美国内政不稳的警示。^[3]民主党议员和拜登的政治利益一致，支持继续军援乌克兰就是支持拜登竞选连任。共和党建制派在竞选问题上虽然未必支持拜登，但同样认为击败俄罗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可以说，两党建制派都认为依靠实力和海外干预可以持续扩

[1] Antony Blinken, “Russia’s Strategic Failure and Ukraine’s Secure Futur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 2023, <https://www.state.gov/russias-strategic-failure-and-ukraines-secure-future/>.

[2] Jim Garamone, “Biden Speaks on Ukraine’s Future with NATO in Vilniu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12,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456385/biden-speaks-on-ukraines-future-with-nato-in-vilnius/>.

[3] Chris Megerian, “US credibility is on the line in Ukraine funding debate,” The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14,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joe-biden-ukraine-russia-660a3603c72a0b51b734d6a41499027b>.

2024 年美国大选与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都抨击共和党民粹派对俄罗斯的纵容“会让美国面临更大危险”，因此都支持拜登通过援乌把仗打下去。

共和党民粹派则向选民提供了另外一套不同于两党建制派的叙事。该叙事基于“美国优先”理念，即美国的国债已超过 34 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应减少对海外的干预，将财富和资源优先用于国内，以建设美国并增强美国的实力。具体到乌克兰危机上，民粹派的逻辑则更简单：美国纳税人的钱应优先用于加强边境安全而非援助乌克兰，因为这场冲突并不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更别说乌根本不可能赢得战争；为了实现和平，美国应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实现停火；由于无法将俄罗斯赶出其新控制的乌东四州，乌就要接受领土上的损失而“割地求和”；乌克兰危机的结束有助于美国集中资源应对中国这个“最主要的挑战”。

两党建制派和共和党民粹派的区别，是美国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本质上源于对美国实力的不同认识。建制派自信地认为美国仍然有实力和能力同时应对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对手或敌人的挑战，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共和党民粹派则认为美国必须首先解决好自己国内的问题，在处理对外挑战时，应缓与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将主要资源聚焦在对付中国上。通过比较共和党建制派所主张的“美国领导”与共和党民粹派秉持的“美国优先”，比较美国激进右翼的民族主义与共和党传统的新保守主义，更能把握双方差异的根源。保守派智库复兴美国中心^[1]（Center for American Restoration）负责外交政策项目的贾维斯·考德威尔（Jarvis Caldwell）一语中的地指出，“共和党内围绕外交政策的分歧，并不存在于所谓的孤立主义者或干涉主义者之间，而在于那些仍沉湎于 1983 年的人和那些承认美国正身处一个与 40 年前大不相同的世界的人之间”。他表示，值得庆幸的是，2024 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特朗普、德桑蒂斯等民调较高的参选人都认识到，美国根本没有足够的财政、军事或工业能力来完成共

[1] 该中心是由特朗普时期的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罗斯·沃特（Russ Vought）成立的保守派智库，致力于推进特朗普的保守民粹主义政策议程，主要关注移民、贸易、美国权力、宗教与文化等议题。

和党新保守主义死硬派希望我们在全球做的一切事情”。^[1]在共和党初选中，民粹派的特朗普轻松击败建制派的彭斯和黑莉，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民粹派的信心。

（三）美国民意在援乌问题上的分裂助推了政治纷争

乌克兰危机初期，美国的民意在战争画面的刺激和政客煽动下表现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乌克兰。但由于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加之看不到西方所宣称的胜利会很快到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政府持续介入这场冲突感到厌倦，民意的分裂非常明显。2023年12月，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所做的民调显示，从2022年8月到2023年12月，认为美国在帮助乌克兰上“做得太多了”的比例从24%上升到41%；认为即使会导致长期冲突、美国也应“支持乌克兰收复其领土”的受访者比例从66%下降到54%；有43%的受访者认为即使这意味着乌克兰要割让部分领土，美国也应推动战争迅速结束。^[2]民调也显示出，在是否应继续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美国人的党派倾向十分明显。从2022年3月到2023年12月，在共和党选民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选民中，认为美国给予乌克兰的援助“已经足够多”的比例从9%跃升到48%，认为援助“不够”的比例从49%骤降到13%；在民主党选民和倾向于民主党的独立选民中，认为美国给予乌克兰的援助“已经足够多”的比例从5%上升到16%，而认为援助“不够”的比例仅从38%降到24%。^[3]

随着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势，美国国内主张继续对乌援助的民意

[1] Jonathan Swan, “Ramaswamy-Pence Clash Shows New Right’s Radical Break from Reaganism,”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8/27/us/politics/ramaswamy-pence-debate-new-right.html>.

[2] Mohamed Younis, “American Views on the Ukraine War in 6 Charts,” GALLUP, November 2, 2023, <https://news.gallup.com/poll/513680/american-views-ukraine-war-charts.aspx>.

[3] Andy Cerda, “About half of Republicans now say the U.S. is providing too much aid to Ukraine,”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8,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12/08/about-half-of-republicans-now-say-the-us-is-providing-too-much-aid-to-ukraine/>.

2024 年美国大选与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有所回升，但两党选民的分歧仍十分明显。美联社和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所做的民调显示，从 2023 年 11 月到 2024 年 2 月，在民主党人中，认为援助“太少”的比例从 17% 大涨到 44%，认为援助“太多”的比例从 32% 降到 17%。但在共和党人中，认为援助“太少”的比例仅从 9% 上升到 14%，认为援助“太多”的仅从 59% 降到 55%。^[1] 共和党选民比民主党选民更加反对援乌的政治倾向没有改变。

21 世纪以来，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持续了 9 年，阿富汗战争持续了 20 年，国内的厌战情绪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带有孤立主义色彩的“特朗普主义”本身就有反对美国在海外过度卷入的内涵。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必然使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出现“援乌疲劳”，必然会推动共和党民粹派反映该群体的诉求。民粹派政客的主张又通过竞选活动和媒体报道影响其支持者，形成了政客与选民之间的互动与共振，使反对继续援乌的政治力量获得持续的动能。

三、美国大选结果影响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美欧俄乌四方是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当事方，是决定局势走向的主要力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策具有很强的刚性，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死结难以解开——俄罗斯放弃“新加入的四州”意味着违反宪法，俄总统普京的连任，预示着俄罗斯难以在领土问题上妥协；而乌克兰任何领导人放弃乌克兰“东部四州”都是政治自杀。如果在最关键的领土问题上谈不拢，俄乌双方很难签署和平协议。自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更加依靠美国，因此美国的对俄和对乌政策，仍是影响乌克兰危机走向的最大因素。由于美国两党、拜登和特朗普在该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2024 年大选及其结果将是影响乌克兰危机走向的重大变量。

[1] Stephen Grovesand Linley Sanders, “US adults fracture along party lines in support for Ukraine military funding, AP-NORC poll finds,” The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9,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poll-ukraine-aid-congress-b772c9736b92c0fbba477938b047da2f>.

（一）美欧持续援乌和俄罗斯强化长期作战能力，预示着乌克兰危机将贯穿 2024 年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中各派围绕乌克兰危机走向及是否继续援乌的斗争，并没有最终影响拜登政府的援乌政策。在美国新一轮 608 亿美元援乌计划落地前后，美欧俄乌四方均展现了“继续战斗”的能力和意愿。就美国而言，这批对乌援助包括军事、经济和外交援助，一些援助项目将持续到 2026 年；军援项目中的 230 亿美元用于补充五角大楼的库存，110 亿美元用于美军在东欧支援乌克兰的行动和情报支援，80 亿美元用于对乌经济援助，140 多亿美元用于为乌克兰购买武器；军援不仅包括乌克兰陆军、空军和海军所需的装备和弹药及相关培训，还授权总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敏感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1] 欧盟和欧洲国家面对特朗普及美国孤立主义可能卷土重来的前景，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势日益加强的双重挑战，积极采取行动“援乌抗俄”。欧盟于 2024 年 2 月就未来 4 年向乌提供 500 亿欧元援助达成一致；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纷纷与乌克兰签署双边安全援助协议，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和经济援助；波兰、芬兰等国也承诺继续提供军援。^[2] 就俄罗斯而言，赢得大选再度连任的俄总统普京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必须完成。在 3 月 22 日俄罗斯莫斯科州“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恐袭事件后，俄一度升级对乌克兰的攻势，打击乌能源设施、军工企业、铁路枢纽、军火库以及军队部署点。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甚至称，“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变成了战争，俄现在处于战争状态”。^[3] 就乌克兰而言，在美国的援助未获得批准、乌军在地面战场无法取得重大战果的情况下，通过更频繁地发动非对称进攻来打击俄罗斯。乌军不断利用导弹、无人机、

[1] “H.R. 8035: Ukraine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 2024,”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8/hr8035/text>.

[2] 徐若杰：《英法援乌新动向搅动欧洲安全形势》，光明网，2024 年 1 月 30 日，https://news.gmw.cn/2024-01/30/content_37118851.htm。

[3] 《克宫：俄罗斯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每个人对此都该明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4 年 3 月 24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40322/1057889048.html>。

无人艇、特种作战小组等打击俄黑海舰队、关键基础设施及标志性建筑，并对俄军高官进行定点清除。^[1]4月16日，泽连斯基还签署了新的动员法以补充兵源。英国《金融时报》称，乌克兰计划征召50万人入伍，其中33万人替换前线长期战斗的士兵，其余的17万人将根据前线的情况替换伤员并满足其他军事需求。^[2]美国对乌援助的持续，将有助于乌克兰恢复士气、恢复经济并继续战斗，以积聚力量、择机对俄罗斯发起新的攻势。^[3]

美欧继续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作战，将使这场冲突延续下去。拜登政府的援乌计划获得国会支持，至少使自己“援乌遏俄”政策的合法性在美国国内得到支撑，也使自己在美国大选的涉俄政策辩论中重新占据主动。特朗普和共和党民粹派暂时失去了一个打击拜登的抓手，但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和美国国内“援乌疲劳症”的广泛存在，仍将使援乌议题继续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重点。

(二)如果拜登赢得大选成功连任,俄罗斯将面临西方更大的战略压力,但乌克兰仍难以实现“夺回全部领土”的目标

拜登政府的“援乌遏俄”是一种长期战略，目标是将俄乌战场变成长期消耗俄罗斯的“帝国坟场”，让俄罗斯重蹈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覆辙，因过度消耗国力而衰败或崩溃。因此，从美国新一轮的援助内容看，这种援助的规模和水平旨在维持乌克兰与俄罗斯打消耗战，而非帮助乌克兰具备大规模全线反攻的能力。要长期满足俄乌冲突这样规模的战场需要，西方在军援上的成本和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西方武器装备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实现迅速且关键性的战术突破、以支持短期内取得战争胜利的战略目标——一旦陷入长期消耗战，武器和人员数量上的需求对西方而言是个

[1] Ian Bremme, Cliff Kupchan, “TOP RISKS 2024,” Eurasia Group, January 8, 2024, <https://www.eurasiagroup.net/issues/top-risks-2024>.

[2] Isobel Koshiw, “Ukraine needs 500,000 military recruits. Can it raise them?” *Financial Times*, March 13,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d7e95021-df99-4e99-8105-5a8c3eb8d4ef>.

[3] Max Bergmann, “After the Supplemental, Ukraine’s Path Forward,” CSIS, April 18,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fter-supplemental-ukraines-path-forward>.

巨大的挑战。为了运用军事霸权和同盟体系持续遏压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美国正推动军工复合体继续膨胀。美国国防部 2024 年 1 月发布的首份《国防工业战略》声称，由于中俄军事力量的扩张，特别是由于俄乌冲突对美国军工能力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美国国防工业经济体系需要扩大产能、增强供应链弹性、储备关键矿产、培训产业工人、提高采购效率、强化与盟友国防产业的合作等。^[1] 美国的欧洲盟友也普遍提高国防预算、扩大国防工业产能、加强军事训练。西方的扩军备战，有助于增强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的能力。不过，即便西方对乌军援源源不断，由于乌克兰受到兵源不足的限制、北约国家军队直接介入的规模又太小，乌克兰要在短期内实现击败俄军的目标非常困难。

美国一些智库认为，如果没有俄罗斯战斗意志的瓦解或莫斯科发生政变，这场战争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但长期的消耗战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2] 为了更快、更有力地击败俄罗斯，西方国家还应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以使俄领导层出现分裂、国内出现大规模反战活动并被迫撤军。^[3] 俄罗斯虽然遭受了西方的严厉制裁，但能够依靠油气出口维持战争的巨大开销，为了限制俄财政收入及从事战争的能力，美国应该加大力度制裁俄罗斯油气行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马克斯·伯格曼（Max Bergmann）声称，美欧应该在 2025 年对俄石油部门发动大规模制裁，以遏制其能源生产和出口。之所以选择在 2025 年，是因为在美国大选年制裁俄石油贸易必然导致油价上涨和工资上涨，恶化美国的通胀形势，这可能影响拜登的竞选连任。如果拜登赢得连任，其在第二任期将没有选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Releases First-Ever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ial Strategy,” January 11, 2024,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643326/dod-releases-first-ever-national-defense-industrial-strategy/>.

[2] Stephen Biddle, “How Russia Stopped Ukraine’s Momentum: A Deep Defense Is Hard to Bea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9,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how-russia-stopped-ukraines-momentum>.

[3] Max Bergmann, “After the Supplemental, Ukraine’s Path Forward,” CSIS, April 18,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fter-supplemental-ukraines-path-forward>.

举压力，不再担心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而届时西方的军事工业产能也得到扩大，因此可以采取行动从经济和财政领域大幅削弱俄罗斯，以最终动摇俄继续从事军事行动的意志。^[1]

如果连任的拜登在继续军援乌克兰的同时，对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实施大规模制裁，那么军事和经济压力增大的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风险将增加，这种风险可能高过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的任何时期。一方面，由于北约与俄罗斯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过高，美俄都可能保持克制，因此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不高。另一方面，俄与北约爆发核战争或大规模战争的前景，以及双方更加激烈的较量，将迫使西方重新考虑援乌的最终目标，而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内部的“援乌疲劳”“战争疲劳”可能以更有力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考虑到冲突长期化和再度升级的前景，主张“援乌遏俄”的拜登政府与坚持“恢复全部领土”的乌克兰政府之间的矛盾可能凸显。如果拜登政府以牺牲乌克兰利益的方式推动冲突降级，被冲突长期折磨又看不到全面胜利前景的乌克兰，也可能被迫接受停火谈判。在西方支持下，乌克兰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但俄乌双方实现阶段性停火的可能性将上升。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间歇性停火期，美西方可能动用被冻结的俄海外资产，帮助乌克兰进行重建，并推动联合国和更多国家参与到重建进程中，以恢复乌作为“前沿国家”长期对抗俄罗斯的能力。乌克兰仍急切地希望加入北约和欧盟，以获得安全和经济上的双重保障，但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使其难以如愿。就北约而言，如果俄乌的领土争端得不到解决，北约很难接纳乌克兰；就欧盟而言，乌克兰的重建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即使德国、法国等欧盟大国支持其加入，其他成员也会因担心自身经济竞争力被削弱，而对欧盟接纳乌克兰持保留态度。在美欧继续援乌的情况下，乌克兰危机从战场僵局、再度升温，再到“谈谈打打”，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在此期间，西方积极重振国防生产，美国继续强化盟友体系，并同时遏压中俄伊朝等国，

[1] Max Bergmann, “After the Supplemental, Ukraine’s Path Forward,” CSI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fter-supplemental-ukraines-path-forward>.

国际政治的阵营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如果团结的美欧在援乌意志上足够坚定，援乌的能力也不断增强，随着冲突的长期化，在综合实力上与西方严重不对等的俄罗斯将陷入更大的战略困境。外部的压力可能加剧俄罗斯内部的争论，俄重新调整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三）如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赢得大选，俄乌冲突降级或停火止战的可能性更大，但俄乌很难签署重新划分领土的和平协议

如果坚持右翼民粹风格和孤立主义理念的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可能愿意兑现竞选承诺，大幅减少甚至冻结对乌军事援助，以迫使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鉴于美国国会新一轮援乌法案已生效，除非拜登总统在卸任前将 600 多亿美元的相关援助全部划拨完毕，否则特朗普可能动用总统权力，暂停批准或拖延相关援助计划，或者在 2026 年这一批援乌资金用尽后，拒绝推动新的援助拨款。美国援乌政策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欧洲国家的态度，美西方整体上支持乌克兰继续对俄作战的动力将减弱。鉴于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及对北约作用的质疑，其多数欧洲盟友也可能寻求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届时乌克兰将面临更大的停火止战压力。

美国一些战略界要人已经抛出了更系统的俄乌和谈方案。2023 年 11 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前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和美国国安会前欧洲事务高级主任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在《外交事务》上共同撰文称，“乌克兰和美西方正处于一个不可持续的轨道上，两者的可用手段和目标之间明显不匹配”；从战略上讲，乌克兰“击退俄军、恢复领土完整”的目标遥不可及；西方不应迫使乌克兰放弃恢复领土的要求，但应建议乌“做好与俄罗斯谈判停火的准备，同时将其军事重点从进攻转向防御”。因为美西方推动俄乌停火在政治上是得分的，即使无法实现停火，转向战略防御也比进攻更具优势——战略防御意味着减少对武器装备的大量消耗、减轻西方军援的压力。同时，乌克兰可以继续通过使用远程武器、海军资产和秘密行动来打击俄后方和克里米亚的阵地，“从而持续增加俄罗

斯的占领成本”。西方盟国应保留对俄的大部分制裁，以迫使俄军离开乌克兰，并且在谈判桌上“帮助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1]保守派智库复兴美国中心则刊文称，军援解决不了乌克兰兵力不足的问题，乌军无法将俄军赶走，这场战争注定没有赢家，而和谈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经过这场冲突，欧洲大陆在短期内将不会出现另一个军事霸权国。在推进和谈的过程中，美国应考虑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承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可以承诺保持中立，以换取俄从乌撤出部分军队。欧洲安全框架需要俄罗斯的参与，只有通过美欧俄乌各方谈判达成一定妥协，才能恢复欧洲的和平。^[2]美国兰德公司的多名专家也认为，对乌军援虽然只占美国、北约军费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但冲突长期化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美国不应押注俄罗斯政权更迭，而应通过谈判结束冲突。^[3]

俄乌开启和谈不容易，美俄关系改善同样不容易。2017 年执政后，力图改善美俄关系的特朗普就受到两党建制派的强力牵制，在对俄关系上毫无建树。如果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由于美国两党斗争激烈、特朗普又是一个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的总统，其本人及推行的政策必然会遭到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除非共和党在 2024 年大选后能够同时控制国会两院，否则特朗普任何叫停对乌援助、放松对俄制裁、改善与俄关系、牺牲乌克兰利益的政策都会受到国会掣肘而难以推进。当然，欧洲的盟友，尤其是反俄情结根深蒂固的东欧国家，也会竭力破坏和干扰特朗普试图缓和与俄罗斯关系的政策。

[1] Richard Haass and Charles Kupchan, “Redefining Success in Ukrain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7,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redefining-success-ukraine>.

[2] Sumantra Maitra, “Primer: It’s Time for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for Ukraine,” the 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 November 20, 2023, <https://americarenewing.com/issues/primer-its-time-for-a-negotiated-settlement-for-ukraine/>.

[3] “Two Years After Russia Invaded Ukraine: Q&A with RAND Experts,” RAND Corporation, February 2024,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4/02/two-years-after-russia-invaded-ukraine.html>.

结 语

纵观冷战结束后的美俄关系史，乌克兰因其处于欧亚大陆结合部的地理位置、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人口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一直是美俄之间、西方与俄之间争夺最激烈的原苏联国家之一。^[1]乌克兰危机是美西方与俄罗斯竞争失控的结果，但这不是竞争的结束，而是一种新形态竞争的开始。不管2024年大选后何人执掌白宫、何党控制国会，美国的援乌政策都会继续，但不会走到北约与俄罗斯爆发全面冲突的地步。美西方的战略扩张遭遇俄罗斯的强势反弹后，代理人战争爆发，但俄乌之间高烈度的军事冲突不可能长期持续，双方的对抗可能最终以新冷战的形势逐步固定下来。即使俄乌两国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实现停火，由于双方在主权和安全上的分歧难以调和，双方几乎不可能签署和平协议。乌克兰危机最有可能像朝鲜战争一样结束——俄乌签署停战协定但都不放弃领土主张，即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割让领土的协议，而俄罗斯也不会放弃所控制的“新领土”。冷战之后，“地缘政治断层线”将再度出现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双方未来将进入一种新冷战状态——没有大规模热战，但经济联系中断、人文交流萎缩、对抗敌意难消、代理人战争时断时续。这种断层线的存在正好符合美国控制欧洲、遏制俄罗斯的需要，但牺牲的是乌克兰、俄罗斯和整个欧洲的利益。后冷战时代结束了，乌克兰危机在欧亚大陆留下的深深裂痕，成为大国竞争时代的新标记。

【收稿日期：2024-03-18】

【修回日期：2024-04-25】

（责任编辑：邢嫣）

[1] 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的美俄关系（1991—2016）》，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50—163页。